

· 2016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
·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重点出版物 ·

献给世界的 壮丽史诗

／ 外国人看

长征

赵巴阳 主编

魏建永 梁勇 副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

——
外国人看
长征

主 编 赵已阳

副主编 魏建永 梁 勇

编 者 陈小鹏 刘培刚 李 涛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赵已阳主编.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10

2016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ISBN 978 - 7 - 5682 - 0509 - 2

I . ① 献 … II . ① 赵 … III . ①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 史料
IV . ① K264 . 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2109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 bitpress. com. cn](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7.5

彩 插 / 11

字 数 / 29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66.00 元

责任编辑 / 林 杰

刘永兵

策划编辑 / 李炳泉

王佳蕾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史诗，世界绝唱

——《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序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中开宗明义指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①

长征，值得放到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解读。

中国工农红军辗转大半个中国的长征已过去了80年。然而，对它的纪念和思考，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世界也没有停止过。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译为《西行漫记》）中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时隔半个世纪，斯诺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纽约时报》的副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妻子夏洛特在1984年3月来到北京，对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健在者，包括党的领导人、高级将领、红军战士，以及知情的百姓进行了采访，走访了党史、军史的有关专家。在一个月“旋风式采访”后，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采访。1985年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妻子分别出版了关于长征的专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

索尔兹伯里夫妇只是重走长征路的外国人中的一个代表。其实，80年来，已有许多对长征感兴趣的外国人，沿着当年的红军长征之路，进行了实地考察，以他们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并体验了红军长征这一段辉煌的历

^① 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郭小凌、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程，思考着长征精神对中国和世界的影 响。在这些来自国外的“长征迷”中，有一位名叫李爱德的英国历史学博士于 2002 年 10 月与朋友马普安一起从江西出发，经过 300 多天的跋涉，徒步走完了中央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程。后来，他们以这次经历撰写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也于 1981 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后来，他带着全家走上了 1934 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此外，以色列前总统侍卫长武大卫和张爱萍的女儿张小艾也于 2006 年 3 月 10 日从江西瑞金（今瑞金市）出发，沿着长征路线艰苦跋涉，最后到达了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①。“老外”为何纷纷争当“长征迷”？最初的好奇和质疑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随着他们的亲自寻访和体验，以及随后的深入了解和思索，终于让这些中国革命的“旁观者”，甚或是“对手”们深深感到：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独特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不畏艰难险阻、勇敢跋涉的远征史。而发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正是集中体现了人类这一无比伟大的人文精神，堪称世界绝唱。

令人担忧的是，当世界上许多人敬仰中国工农红军，痴迷于探寻长征精神时，我们却有不少人淡忘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甚至否定可歌可泣的长征精神。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否定红军长征及长征精神就无法开始新的长征。

如今，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如何才能把新长征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有力量，客观上需要我们大力发扬红军的长征精神，不畏艰难险阻，去争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可喜的是，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以赵已阳博士为首的几位青年人，不忘红军长征之初心，牢记弘扬长征精神之使命，以新的视角编撰了这本《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这些青年人全方位、多层次搜集整理了世界各国军界、政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对中国工

^① 原为吴起镇。1935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进入苏区大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42 年，设吴起县，不久又改名为吴旗县；2005 年 10 月 19 日，正式更名为吴起县，隶属延安市。

农红军长征的认识和评价，并进行了恰当地分析和点评，对当代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客观认识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学习长征精神将大有裨益。可喜可贺，是为序。

薛国安

二〇一六年九月

前言

想必大家对于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一诗并不陌生，这首诗最先为众人所知是在1935年9月29日。这天陕甘支队主力进驻通渭县城。当晚，毛泽东在文庙街小学接见了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并举行了晚会。晚会上，毛泽东满怀豪情地朗诵了他的诗作《七律·长征》。

但是最先发表毛泽东这首诗的，却是一个外国人，他就是美国进步记者、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来到陕甘苏区访问，成为陕甘苏区第一个来访的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四次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苏区各地去采访。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个胶卷回到北平（今北京），决心把“这些日子所看到的、所听到而且所学习到的一切，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①。在其夫人海伦·斯诺的协助下，斯诺把带回来的采访手记迅速整理成文。不久，他便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发表了一组有关陕甘苏区的报道。1937年年初，斯诺还将一些英文电讯稿原件提供给他中国友人——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王福时。王福时深感这些文稿对中国人民了解陕甘苏区和西安事变真相的重要性，于是就和时任斯诺秘书的郭达、燕京大学学生李放等一起，利用与《东方快报》的关系，迅速把这些文稿译成中文编辑成书，仅用两个多

^①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

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北平的秘密印刷出版工作，书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第一版印5 000册，后又有10多种翻印本，总销量数以万计。此书除了从《亚细亚》杂志上翻译过来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有关苏区的3篇报道外，其余的都是斯诺的文章和访谈录。斯诺还为这本书提供了32幅照片、10首红军歌曲和毛泽东《长征》一诗的手迹，因而这本书成了最早收录毛泽东《长征》一诗的出版物。《长征》单独刊登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的封三上，标题为《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原版诗句竖排，每行两句，没有标点。全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悬岩暖^①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之所以赘言这段往事，是想告诉读者，西方世界最初了解毛泽东、了解长征是通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自从斯诺敲开了红色世界的大门，外国的记者、作家、医生甚至军界人士纷至沓来，如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汉森、贝特兰、伊·卡尔逊、根·斯坦因、哈·福尔曼、海伦·福斯特等，他们不远千里，辗转到达陕北，探寻这支浴火重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魅力之谜。他们或者用纸笔，或者用相机，或者用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长征，讲述长征的故事。

而今，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将外国人对长征的叙述和评论加以整理归纳，并辅以大量的历史图片，从另一个角度为读者呈现红军长征的相关史实，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国际视角下的长征管窥。

①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现在我们读到的《七律·长征》与当初斯诺书中的诗略有不同。1957年1月《诗刊》正式发表的该诗的定稿，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红星照耀中国》等书中所载《长征》诗原稿略有不同，有一些改动：（1）诗的标题正式定为《长征》，并在标题前注上“七律”。（2）颈联中的“金沙浪拍悬岩暖”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为何要把“浪拍”改为“水拍”？毛泽东曾在文物出版社同年9月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毛泽东所说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后来据考证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而毛泽东因何把“悬岩”改作“云崖”，却从未有人提及，他本人也未解释。

本书第一章由赵已阳撰写，第二章由魏建永、李涛撰写，第三章由陈小鹏、梁勇、刘培刚、赵已阳撰写，第四章由赵已阳、李涛撰写。国防大学原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薛国安少将为本书作序。

目 录

第一章 第三种眼光看长征：长征国外传播与研究历程	001
一、民主革命时期国外关于长征的报道与研究 ——打破反动新闻蒙蔽下的世界舆论	004
二、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关于长征的报道与研究 （成为国际中共学和毛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	018
三、改革开放后国外关于长征的报道与研究 ——实地考察与微观学术性探讨	023
第二章 “他们”的疑惑与探寻： 国外关于长征热点问题的评议	035
一、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	037
（一）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	039
（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原因	047
（三）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原因	048
（四）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原因	049
二、关于长征起始终止的时间、地点与里程	051
（一）红军长征起始终止时间、地点和里程的总体情况	051
（二）各支红军部队长征起始终止的时间、 地点和里程	055
三、关于战略转兵	065
（一）战略转兵的背景	065

(二) 关于战略转兵的主要考量	065
(三) 战略转兵决策的形成过程	066
四、关于长征时期中共新领导核心的形成及确立	071
(一) 初期遭受严重损失，迫切需要新的领导集体来领导红军	072
(二) 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的 新领导集体	075
(三)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进一步确立了党的新领导集体的 核心地位	076
(四) 国外对在长征时期党的新领导核心形成及确立的评议	079
五、关于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081
(一) 分为左右两路军，中共中央北上开拓新的革命局面	082
(二) 遭遇战略失败，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087
(三) 成立西北局，红军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	090
(四) 国外对长征时期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 做斗争的评议	094
六、关于长征时期的统战工作	096
(一) 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地方军阀，突破敌人封锁线	096
(二) 大力宣传民族政策订立同盟，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	099
(三) 以抗日为共同目标开创合作局面，取得长征最后胜利	103
(四) 国外对长征时期统战工作的评议	106

第三章 那年那人那事：外国人看长征中的重要人物、 战斗与会议	109
一、峥嵘岁月竞风流——长征中的主要人物	111
(一) 毛泽东	112
(二) 周恩来	122
(三) 张闻天	132
(四) 朱 德	139
(五) 彭德怀	149
(六) 贺 龙	160
(七) 李 德	169

二、枪林弹雨中突围——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战斗	177
(一) 血战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178
(二)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毛泽东的神来之笔	185
(三)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让红军成为 “石达开第二”的预言	200
(四) 吴起镇战斗——切掉了中央红军长征追兵的“尾巴”	207
三、运筹决策定乾坤——长征中的重要会议	211
(一) 黎平会议：确认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战略决策	211
(二) 猴场会议：解除李德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	217
(三)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222
(四)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229
(五) 吴起镇会议：宣告胜利扎根陕北	235
 第四章 外国人看长征：需要继续讲述的故事	241
一、长征——中国好故事讲给世界听	243
(一) 长征是中国的“好故事”	244
(二) “他们”讲长征好故事给世界听	250
二、以国际眼光“讲中国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254
 参考文献	260

第三种眼光看长征：

长征国外传播与研究历程



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战争史。

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犹如一幅苍凉的长卷，犹如一首沧桑的史诗。

回溯战争史，远征的战例比比皆是。普鲁士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鸿篇巨制《战争论》中指出：战争的目的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在现实中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三个途径——“消灭敌人的军队”“占领敌人的国土”“征服敌人的意志”。由于有着占领敌人国土这一目标，战争往往伴随着大规模、远距离行军。不论是亚历山大率领着马其顿兵团远征波斯，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还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蒙古帝国，或是拿破仑为了巩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霸权，远征沙俄，这些远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这样一次行军，虽然发生在本国国土范围之内，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100件事之一。它历时两年，四支红军部队行程总和超过60 000里^①，其中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军最远达25 000里，跨越11省，沿途进行了340多次战斗，平均每行进300米左右就有一名官兵献出生命。就是这样一条由血与火筑就的行军之路，80年以来，国内外不断有人为此讴歌颂扬，有人为此著书立说，还有人从质疑其真实性转变为其“粉丝”和“代言人”。

是什么样的行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如此持久而巨大的魅力？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虽然称为“长征”，但是它与以往世界军事史上的远征大相径庭，不是“征伐”他国土地，不是“征讨”他国财富，不是“征服”他国人民。正如毛泽东在谈到长征意义时所讲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②。中国

① 1里=500米。此处用“里”作为计量单位，是因为当时中国计量单位没有国际化，中央红军的长征一直约定俗成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表达。

②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工农红军长征，征服的是“人心”，征服了反抗剥削压迫和抵御外敌侵略的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随着长征事迹的广泛传扬，也征服了热爱和平、追求真理的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心。

长征犹如一座桥梁，把1949年前在中国这片饱受磨难与欺凌的土地上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接起来。长征胜利后直至今日，它的独特魅力仍吸引着国内外无数人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关于长征，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有着各自的认识，但是世界范围内第三方对于长征的评述及研究却有其独特的视角，正所谓用第三种眼光来看长征。

一、民主革命时期国外关于长征的报道与研究 ——打破反动新闻蒙蔽下的世界舆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关于中共的报道极少见诸海外报端，更不要说有学者专门去做研究了，这除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缺乏强有力的对外宣传外，主要有以下五个主要原因：一是同创立时间更早，领导过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国民党相比，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势单力薄；二是1927年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和“非法”状态；三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和反动宣传下，外媒几乎无法对中共红军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即使有报道，也往往以“土匪”“叛乱者”来称呼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四是国民党军队进行数次疯狂“围剿”，迫使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开始大规模撤离根据地，使得一般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气数已尽，不足挂齿；五是当时西方各国主要是与国民党打交道，而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日愈加重的神秘感，成为民间的热门话题”^①。

^① 肯尼恩·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1936年西方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报道是模糊不清和笼统概括的。比如说，当时在美国的美国人多达13 000余人，他们也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发表了不少著作，却大多应声附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或者更关心自己在华的冒险事业。

1930年7月，美国的《太平洋事务》杂志在《太平洋来讯》专栏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是美国主流媒体自1927年以来首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报道，它完全采用国民党的口吻，把共产党的活动与“土匪活动”相提并论。在以后的连续报道中，美国人民得到的消息是：“中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土匪活动频繁”“共产党匪帮普遍破坏和洗劫”“持续不断的土匪和共产党骚动”，等等。^①正是这些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歪曲报道，给世界人民造成一种假象：中共和红军在中国各地制造麻烦，他们的力量已经受到政府的致命打击；南京政府只是偶尔才“关心”一下这些“赤匪”。另外，外国人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下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共领导的苏区，实地考察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这样，外界既不能直接也无法间接获取有关中共活动的可靠材料和信息，只能在“近乎全然无知的条件下”，试图评价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②。

在上海，由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主编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③，偶尔对红军的行踪做一些较客观的报道。



《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主编鲍威尔

① 肯尼恩·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②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

③ 由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米勒于1917年6月9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后于1922年11月被第二任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收购。1923年6月更名为《中国每周评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但考虑到读者对原中文名的习惯，在英文刊名下仍保留原《密勒氏评论报》的中文名。读者群包括在华外国人、海外人士（近一半的发行量在海外）、中国政界和知识阶层，还有大、中学校学生将其作为英文学习辅助读物。